

“传奇”传统
与
20世纪
中国小说

张文东 王东 著



Copyright ©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奇”传统与 20 世纪中国小说 / 张文东, 王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
ISBN 978-7-108-06939-9

I. ①传…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51563 号

特邀编辑 柯琳芳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刘洋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卓具创意的“寻根”之作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序

白 烨

中国的小说有没有自己的根脉？什么是中国小说的根脉？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因角度的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张文东、王东的《“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围绕着“传奇”的核心概念，爬梳剔抉，穷原究委，得出了“传奇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叙事话语及传统”“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这个看似寻常的看法，但它其实并不寻常，它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把学界众说纷纭的看法廓清了，把人们犹疑不决的看法确定了。张文东、王东的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为中国小说在叙事传统上寻找根脉，而他们有关“传奇”问题如狮子搏兔一般的推本溯源和探赜索隐，让人们看到“传奇”

在中国小说发展之中的血脉流贯。我以为，这一研究所得，委实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与传统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一作在中国小说的叙事流变与美学传承的研究上多有创获，亮点甚多。阅读之后也感受颇丰，获益匪浅。这里就自己印象最为突出、感受最为深刻的几点略作陈述，以此向读者诸君汇告，与文学同道交流。

第一，厘清了“传奇”的概念。

在唐代出现和兴盛的“传奇”，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形体的开始独立，也意味着小说艺术发展的趋于成熟。此后，“传奇”常常被用来专指唐代小说。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一作中，作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源与细切的寻踪，把这一概念的发生与发展、内涵与外延、繁衍与流变等，都做了清晰的揭示与概要的勾勒，使得这一概念更具有了历史的意蕴与美学的意涵。

在“导论”一章，作者由“从发生到定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一节，着重讨论了“传奇”在唐代形成与成熟的演进过程，以及作为中国小说文体显现文坛的标志性意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唐代传奇到了五代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已从唐人小说演进为一种小说体类，成为“主要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内容的叙事性文体”。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小说体类的“传奇”又对当时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乃至元明清戏曲，都施与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唐人传奇既处于发生学关键阶段，标志着中国小说及其叙事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核心位置；对后世文学各种体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传奇”自身在不断更变与拓展，“传奇”又以不断繁衍的方式渗透和融汇于其他文学体类，这样一来，“传奇”这一概念就具有了小说文体和叙事传统的两个重要内涵，使它从原来的“唐人传奇”上升到中国小说的核心地位，成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叙事特点的重要概念。

第二，疏通了“传奇”的流变。

我这里没有使用“梳理”，而是使用了“疏通”，是因为“疏通”的内涵更能准确表达作者研究的难度与工作的意义。

关于“传奇”，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在晚清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因为白话文在文学领域取代了文言文，传奇小说这种文体也就随之消亡了。”这种看法自有其理由，但作者张文东、王东却提出了与此不同的另外的看法，那就是“传奇”并没有止步于晚清，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在古今交融、中西交汇的背景中，“必然有着向古今中外小说中‘传奇’传统的资源借取与特殊承袭”。

作者通过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步步深入地论述了“传奇”传统与现代小说叙事的发生，与鲁迅、沈从文的小说的“同质异构”，与现代海派文化和文学的内在关联；又通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论述了“传奇”传统在现当代文学的革命传奇、人生传奇、大众传奇中的发酵与余响，让人们看到了“传奇”作为叙事元素的核心作用，作为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说实话，由古代到近代，由现代到当代，这样锲而不舍地去寻索“传奇”行踪与影迹，并着力描画出一幅色彩斑斓又波澜壮阔的文学图景，人们在叹服作者的专心致志的态度与革故鼎新的功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叹服经由作者深入细致的寻根探脉，揭示出来的“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叙事核心元素的顽强生机与充沛活力。由此，“传奇”确定无疑地成为了贯穿中国小说发

展或显或隐的一条主线。

第三，构建了“传奇”的史观。

要说《“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以为还是在厘清了“传奇”的概念，疏通了“传奇”的流变之外，还构建了以“传奇”为内核的小说史观。

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在不同时期已有好多种相继问世。这些著述为中国小说研究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为今人研究小说所不可或缺。但这些著述各有贡献，又各有局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重点在于对名类繁多的小说首次给予了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为人们的分辨和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为数众多的史著在中国小说史的描述与评说上，多倾向于把宋人话本看成是更具标志性意义的“革命性变迁”，并认为由此形成的章回小说与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主流。与这种小说发展历史研究不同，张文东、王东在《“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里呈现的，是“传奇”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小说史发展脉络：“传奇”以其“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幻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化倾向，“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等叙事元素，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模式，并构成中国小说从古到今的主要文学特征。这里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以“传奇”为核心的小说史观。这种小说史观，既带有鲜明昭著的中国特色，又带有前赴后继的贯穿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旧有的中国小说史观的大胆改写，更是一种新的小说史观的全新创建。

我觉得，对于张文东、王东的《“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及其“传奇”小说史观，仅在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范畴来看，还显得很不够，可能还需予以更高的评估。作者在“导论”中有一段话说道：“长期以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当中，人们往往愿意直接以西方的相关叙事理论来确

立标准、建构模式、形成判断并‘推陈出新’，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20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的内容。”这些话语掷地有声，也很发人深省。这也告诉人们，作者有着更宏大的追求，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力求用中国概念阐释中国经验，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小说，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小说理论和小说史观。这样的理论意识与学术追求，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大加赞赏。

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在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谈到“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经验，这既是体现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自主性、独创性的需要，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弘扬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的需要。张文东、王东在他们的有备而来的学术追求中，深怀的学术意图和设定的研究路向，都在于以他们的方式积极践行“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这里所体现的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充分的文化自信，同他们的“传奇”理论成果一起，都因独步一时和自出机杼，令人为之纫佩，让人格外信服。

2019年3月22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001 / 卓具创意的“寻根”之作

——《“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序 白 烨

001 / 导论

002 / 一、从发生到定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

006 / 二、从创作到接受：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国叙事经验和传统

011 / 三、从参照到借鉴：进入中国现代视野的西方传奇

018 / 第一章

从晚清到“五四”：“传奇”传统与现代小说叙事的发生

019 / 第一节 “新小说”——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叛逆与承袭

023 / 第二节 “五四小说”——在传统与发展中的艰难转变

028 / 第二章

“中间物传奇”：现代小说主流内外的“同质异构”

029 / 第一节 历史传奇——鲁迅《故事新编》的“历史中间物”

029 / 一、决绝背后——魏晋文章与传奇情结

039 / 二、《故事新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050 / 三、“随意点染”——“虚实逆造”的“中间物”

062 / 第二节 边城传奇——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现实中间物”

062 / 一、非主流的传奇趣味与目光

074 / 二、“湘西世界”的生命传奇

087 / 三、避“常”取“奇”的叙事模式

102 / 第三章

现代都市传奇：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的大众景观

104 / 第一节 都市浪漫传奇——新感觉派与后期浪漫派

104 / 一、新都市景观与大众文化

111 / 二、大众阅读背景与现代都市写作

122 / 三、另类与特异的都市浪漫传奇

131 / 第二节 普通人的新传奇——张爱玲的传奇世界

132 / 一、普通人里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

141 / 二、“常”与“非常”的“对立共构”

157 / 三、自己的文章——特定语境与特殊选择

革命传奇：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

- 165 / 第一节 现代革命传奇——革命的历史与英雄的传奇
- 165 / 一、历史与现实的共同呼唤
- 174 / 二、时代旋律与史诗倾向
- 179 / 三、共性类型——“革命”的传奇叙事
- 183 / 四、浪漫传统——“大”与“小”的双重维度
- 190 / 第二节 “红色经典”——“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小说
- 191 / 一、规范的政治话语及大众化方向
- 199 / 二、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三突出”
- 205 / 三、共性传承：英雄的传奇与史诗的意味
- 221 / 四、“二元对立”与“有机统一”

人生传奇：新时期的文学复归与生命回响

- 229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人性传奇”——文学与人的复归
- 229 / 一、现实主义的重新思考与人的重新发现
- 234 / 二、走出“伤痕”——“殉道者”与“改革者”的传奇
- 242 / 三、重返浪漫传统的“知青传奇”
- 248 / 四、“寻根”与地域、市井的传奇
- 264 / 第二节 新的历史人生传奇——民间的“再现”与历史的“重现”
- 265 / 一、民间的“再现”——莫言的“红高粱传奇”
- 272 / 二、历史的“重现”——苏童的“新历史传奇”

281 / 第六章

大众传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消费与映像

282 / 第一节 大众传奇——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转型

283 / 一、主体失落——文学的市场与市场化的文学

293 / 二、从传统走进现代——新都市生活中的“情感传奇”

302 / 三、从现实走向梦想——跨越时空的浪漫传奇

307 / 第二节 传奇映像——泛文学语境中的“大众的梦”

308 / 一、大众狂欢——网络时空与“虚拟传奇”

315 / 二、消费传奇——个体民间与娱乐写作

322 / 三、影视镜像——大众传媒的审美消费

341 / 结语 故事与批评的“诗性”

349 / 主要参考文献

366 / 后记

导 论

20世纪中国小说有没有自己的特殊传统与传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肯定的答案后面，却始终缺少对这一传统和传承的关注和梳理，因而长期以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当中，人们往往愿意直接以西方的相关叙事理论来确立标准、建构模式、形成判断并“推陈出新”，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20世纪中国小说中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尤其是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的内容。

因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整体精神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景扫描和深入探讨，即把传奇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叙事话语及传统，重新梳理和认识20世纪中国小说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模式及观念的构建历程，进而更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中所必然面对的传统文学语境及影响，厘清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内在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无疑将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本文“传奇”和“传奇叙事”等概念，大致是依中国古代小说相关叙事

以及叙事传统的含义来界定的；所谓“20世纪中国小说”，大体是指19与20世纪之交到21世纪初的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小说，包含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一、从发生到定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

如众所知，中国古代小说至唐人传奇始见成熟。“传”即“志”也，就是记录和传述的意思；“奇”即“异”也，就是指奇闻和异事。故所谓“传奇”，实际就是对所谓奇闻异事的记录与叙述。不过，“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①，这里这个“异”，又大多是以“异”来“语其世事特异者”^②，所以“传奇”当然也深深植入了魏晋以来“志人”的因子，也记述奇人、异趣。

就命名而言，作为小说之一体的“传奇”，最早出现在中唐，如宋代曾慥编《类说》收录的元稹《莺莺传》（《会真记》）即称“传奇”；后来到晚唐裴铏专门作了一本小说集，名字就叫《传奇》。不过当时毕竟还只是一部作品集的名字，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有关这一独特文体的一种独立认识，应该说小说文体分类的意识还没有形成。

到北宋时，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③这里所谓的“传奇”，尽管还是在用裴铏的《传奇》来比代指称，但已有了点“体”的意味，即看到了“传奇”差不多可算是一种小说“体式”。至南宋

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西酉缀遗》（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②（唐）李浚：《摭异记序》。

③转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直斋书录解題”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洪迈则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①，他这样把“唐人小说”和“诗律”一并都称为“一代之奇”的说法，包括他就“鬼物假托”等表现手法总结出了“唐人小说”之“宛转有思致”的艺术特征，对后来人们对唐“传奇”的艺术上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引导意义。所以到今天人们还说，“至晚在南宋初年，‘传奇’已经成为类名，人们约定俗成地已经用‘传奇’作为中唐以来新兴的一种小说体裁的统称”^②。正可谓是自那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用“传奇”来概称唐人小说，尤其到元代诸多人等，大抵都依此论。至明胡应麟，则有了更加明晰而系统的关于此前文体分类经验的概括：“小说家一流，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订……一曰箴规……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③到这个时候，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体类之一种的“传奇”，方差不多算是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并明确出来。

由此可见，“传奇”作为一种主要以记述异闻、琐语、杂事、奇趣为内容的叙事性文体，既生成于中国小说发展成熟阶段之后，又在后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体类概称演化流传至今，所以今人才说传奇就是“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相当于近现代的

①（宋）洪迈：《唐诗人有名不显者》，《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②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③（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3页。

中、短篇小说”。^①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体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或者后来的元明清戏曲等，其实都与唐传奇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实际运用中，‘传奇’一词不仅用于指称小说文体，还侵入了民间说话伎艺和戏曲文学的领地。”^②比如宋元时期的“说话”，就是一种衍生于传奇并很受当时市民欢迎的专门化、职业化的表演技艺之一。苏轼的《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鬣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③，可见当时“说话”为人们所喜爱的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说话”中，从体裁类型来说，“传奇”还是小说的一类。南宋灌园耐得翁曾记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④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宋元以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白话小说有一脉，即所谓“话本”，它是唐人传奇之后取代了“传奇”，但同时又包含着“传奇”因子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并由此进而演化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⑤。

与“说话”同时，南宋时诸宫调中也有“传奇”，只不过是按题材类型

① 薛洪勳：《传奇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本部分有关戏曲“传奇”的资料，亦于该书多有参考。

③（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

④（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条。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来分别称谓的。宋吴自牧说，“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①，宋周密也说，传奇诸宫调有“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②。这样，诸宫调还有“说话”等一起，就都与唐人传奇有了一脉相承的意味。

最早以“传奇”称“戏曲”的，是南宋末年张炎在其《满江红》词小序中所记：“赠韞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③，不过这里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南曲戏文。再往后到了金元时期，“北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戏剧，这就是‘院本’和‘杂剧’，在舞台上用歌舞形式演出人物故事，是‘作意好奇’的‘变异’之谈，时人也称之为‘传奇’”。^④等到元钟嗣成在其所著《录鬼簿》中，对元代杂剧作家与作品的分类标题是比较明确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⑤不过其所谓“传奇”，实际就是“杂剧”。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戏与杂剧大致是可以并称为“传奇”的。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谈及南戏，时而称之为“戏文”，时而称之为杂剧。至元末明初的高则诚作《琵琶记》时，开篇便以“水调歌头”明志：“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⑥，逐渐地后人效仿者众，这类剧本便都被称为“传奇”了。

“传奇”至唐代作为成熟的小说兴盛以后，便开启了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之旅。比如宋人“传奇”，无疑即是唐人传奇的延续，而宋以后一分为二来演进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支，实际也都与唐人传奇一脉相

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妓乐”。

②（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

③张炎：《山中白云词》卷五。

④朱承朴、曾庆全编著：《明清传奇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⑤（元）钟嗣成：《录鬼簿》。

⑥（明）高则诚：《琵琶记》。

承。像明代瞿佑等人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诸作，皆可谓效仿唐传奇而作，再像高启、马中锡、张岱、李渔等明清文人，他们的作品中传奇体的更是不少，等到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则更因其中处处可见的“传奇”，而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无论是文言小说或是白话小说，都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尽管有人以为“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①，但我们或许可以直接这样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唐人传奇既处于发生学的关键阶段，标志着中国小说及其叙事的成熟；同时又居于小说史的核心位置，对后世文学各种体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以及叙事传统的意义上，“传奇”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②

二、从创作到接受：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国叙事经验和传统

“传奇”所谓“志怪”或“记异”，其实就是选择一定题材加以“记述”即进行所谓“叙事”，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上，还是在后来发展的戏曲传统上，“传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文体特征的叙事，影响渐大之后，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

就题材而言，留存至今可见的唐人“传奇”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描写爱情故事，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任氏传》《莺莺传》等；二是描写豪侠事迹，如《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等；三是描写官场仕途之事，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四是描写怪诞神异之事，如《郭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② 张文东：《“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端》，《求索》2007年第10期。